



1998年6月，韩国政府确定了分两阶段实现外汇交易自由化的计划。2002年4月，韩国宣布了“外汇市场发展计划”，包含外汇管制完全自由化。2003年以来韩国继续扩大个人信用贷款、强化会计制度透明化、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制度，进一步制止证券市场的不公平交易，扩大信用卡授信，发行信用卡债券、回购协议，允许外国银行从事外币以及本币之间的远期、期货、掉期以及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

总之，由于政府对整个银行业的整顿也较为彻底，韩国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比以前大幅提高，银行自身贷款控制方面变得相当严格，银行已经对政府指定贷款加以抵制。除此之外，韩国银行业通过引进外资，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服务理念，通过积极减少坏账和重整，韩国银行业的效率开始趋于稳定。

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的报告显示，整顿后的韩国银行业整体效益得以提升。2004年合并净利润初值创历史新高，达8.8兆韩元（约合87.6亿美元），2003年时为1.7兆韩元；资产总额为1 141兆6 539亿韩元，资产利润率（ROA）攀升至平均0.85%，2003年为0.17%，资本利润率（ROE）则由3.41%跳升至15.16%，金融业人均利润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同期水平。

#### 四、中国大陆的经验研究

将中国的数据代入模型，经计算结果如下（见表4—7）。



表 4—7 1996—2005 年中国银行业效率模型参数估计值及统计检验值

参数	系数	标准差	t—检验值
$\alpha_0$	2.466 3	0.475 0	5.192 1***
$\alpha_1$	0.022 6	0.153 9	0.146 5
$\alpha_2$	0.738 6	0.124 3	5.940 5***
$\alpha_3$	0.020 5	0.143 0	0.143 1
$\gamma_{11}$	-0.126 7	0.006 8	-18.655 2***
$\gamma_{12}$	0.187 0	0.005 7	32.555 5***
$\gamma_{13}$	0.128 9	0.020 7	6.220 4***
$\gamma_{22}$	-0.058 9	0.009 0	-6.507 7***
$\gamma_{23}$	-0.105 8	0.004 5	-23.325 0***
$\gamma_{33}$	-0.014 4	0.014 8	-0.972 8
$\sigma$	0.330 5	0.025 3	13.084 2***
$\lambda$	4.517 2	1.053 2	4.289 2***
Log Likelihood		41.70	
Likelihood		28.25***	
Ratio Stat <sup>§</sup>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显著。§ 为以  $\lambda=0$  为限制条件的似然比检验。

与上面分析两个市场的方法一样，我们得出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值（见表 4—8）。

表 4—8 1996—2005 年中国银行业年度效率均值

时间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效率值	0.693 5	0.713 4	0.697 4	0.697 5	0.740 8	0.743 0	0.784 5	0.803 9	0.861 9	0.815 2



从表 4—8 给出的结果，我们对中国银行业的效率有两个基本评价：（1）银行的整体效率不高，离最佳边界值 0 还有较大差距。（2）经过前些年的市场化改革，银行的效率正在逐步提高。入世 5 年来，外来的压力和内在动力使中国银行业开始走出低谷，效率逐年提高。根据表 4—8 可绘制出图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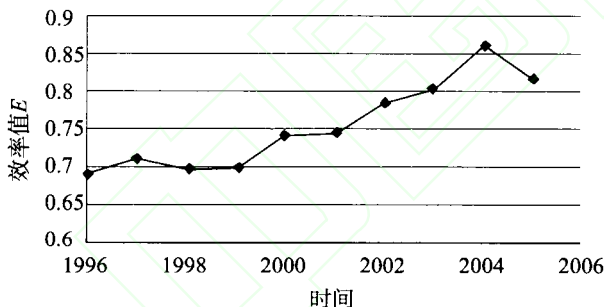


图 4—5 1996—2005 年中国银行效率年度均值趋势图

在谈到中国银行的效率问题时，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 （一）不良贷款

一份由花旗银行和所罗门美邦联合发布的名为“大中华观点：中国正在走向银行业危机吗？”的报告指出，中国的不良贷款和资本充足率在亚洲是最差的。截至 2002 年 12 月底，四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 1.7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21.4%，若按五级分类则为 26%。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不仅与 2000 年世界前 20 家大银行 3.27% 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



机前东南亚各国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相对于花旗银行2.7%和汇丰银行3.0%的坏账率，中国银行业也远远落后于国外竞争对手。<sup>①</sup>

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银行业效率的最大问题，并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沉重包袱和障碍。尽管银行业改革进行了5年多，但中国国有银行仍然受到大量坏账的困扰。国有银行似乎存在相当严重的道德危机，补充资本金以后资本充足率又不断下降，债转股以后不良债权又迅速积累。根据入世承诺，2006年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如果国有银行经营情况得不到明显的改善，大量储蓄资金流入外资银行，那么中国银行业有可能遭受到严重打击。

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截止到2004年6月，银行未清偿不良贷款达到1.663万亿元人民币（1850亿美元），占GDP的13%，占未清偿贷款总量的13.3%。而且，这还没包括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银行债权，尽管这些不良资产已从银行的财务报表上消失，但仍存在于经济之中。1999年四大国有银行把168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回收现金130亿美元。2004年6~7月，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第二次把总计为339亿美元的不良资产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因此，截止到2004年第2季度，中国不良资产总额达3740亿美元，占GDP的26.5%。<sup>②</sup>长期积累的不良贷款对银行的效益提高产生了巨大的向下压力。

① 王一江、田国强：《中国银行业：改革两难和外资作用》，载《比较》，2003（10）。

② 约翰那和许卫红（Johanna Melka, Weihong Xu）：“银行不良资产：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法国CDC，来自国研网 <http://www.usc.cuhk.edu.hk>。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主要的银行，9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这四大银行（见表4—9）。目前，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经营状况良好，主要原因是这两家银行将于2004年底和2005年初上市，国家对它们进行了注资。

表4—9 2003年底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情况

	不良资产 (十亿美元)	占贷款的比重 (%)	占GDP的 比重 (%)
中国银行	42.8	16.3	3.0
中国建设银行	23.5	9.3	1.7
中国工商银行	87.6	21.5	6.2
中国农业银行	79.5	24~27	5.6
总计	233.4	20.4	16.5

资料来源：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各银行报表；约翰那和许卫红：“银行不良资产：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法国CDC，来自国研网。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数据，2004年和2005年不良贷款比率均有所下降，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工商银行通过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了6340亿元不良贷款所致。如果剔除这个因素，2005年6月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7977.3亿元，比年初增加794.8亿元；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6474.7亿元，比年初增加723.8亿元。短短半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如此增加，不能不令人担忧。<sup>①</sup>2005年上半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比年初减

<sup>①</sup> 余丰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令人忧》，载《腾讯财经》，2005—08—02。



少 5 545.2 亿元，其中国有银行比年初减少 5 616.2 亿元，这说明股份制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不降反升，净增加 71 亿元。这就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剔除工行财务重组、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贷款因素，我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出现了双双上升的局面。再仔细分析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情况更加令人不安。从 2003 年底中行和建行股改前夕到 2005 年 6 月底三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财务重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表面上看，每个季度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都会比年初“双降”，这也已经作为国有银行股改的一大亮点和政绩在进行总结和炫耀。但是仔细一分析，令人惊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从 19 168 亿元下降到 10 134.7 亿元，下降了 9 033.3 亿元。如果剔除中行、建行和工行通过财务重组对总计 10 190 亿不良贷款的集中处置，那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不是下降了 9 033.3 亿元，而是增加了 1 156.7 亿元！<sup>①</sup>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产生的背景，是在国民经济增速达到 9% 以上的情况下；是在国家加大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力推进股份制改造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在国家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特别是十分重视不良贷款带来的金融风险隐患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在各家国有银行全力盘活不良贷款，力争实现双降的情况下产生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些 2003 年和 2004 年发放的贷款，这样短的时间，却已经形成不良了，速度之快在国际上十分罕见。

<sup>①</sup> 余丰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令人忧》，载《腾讯财经》，2005-08-02。



产生不良贷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宏观调控对国有银行贷款是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主要原因。贷款审批、发放上的责权分离是原因之一。形成不良贷款的责任全部在基层，而贷款审批的权力却全部在上级行。贷款审批人对形成不良贷款没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却没有审批权力。现在贷款审批权限全部上收到了省分行，而省分行贷审会成员仅仅凭借着下级行上报的一沓材料就投票决定是否发放，而对于发放的贷款质量不负任何责任，这种有权无责的情况，往往造成在使用权力时不那么慎重。为了完成过高的目标任务，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的“双降”和盈利指标，一些银行盲目发放贷款，以增加贷款利息收入，快速盈利，并扩大贷款的分母，从而稀释不良贷款，达到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效果。

## （二）巨额存差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银行业的存贷款结构发生了非常显著而深刻的变化，银行为了避免信贷风险，普遍出现了“惜贷”，银行内部存储着大规模的“存差”。商业银行也由贷差转向了存差，并且存差数额逐年扩大（见表 4—10）。

从 1995 年存差开始出现，到 2005 年存差比例高达 32%，这 10 余年中中国银行业是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运行的。与国外市场环境不同，一是中国的银行在贷款贷不出去的情况下，资金可选择的出路很有限，只好大量投向国债，不仅资金利润率低于发达国家的银行，而且这种举措也只能是短期的，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不可能长期持续。二是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很低，对来自于银行的间接融资依赖



表 4—10 1993—2005 年中国金融机构的存差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	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	存差	存差占存款余 额的比例(%)
1993	29 627	32 943	-3 316	-11.1
1994	40 472	40 810	-338	-0.8
1995	53 862	50 538	3 324	6.2
1996	68 572	61 152	7 420	10.8
1997	82 390	74 914	7 476	9.1
1998	95 697	86 524	9 173	9.6
1999	108 778	93 734	15 044	13.8
2000	123 804	99 371	24 433	19.7
2001	143 617	112 314	31 303	21.8
2002	170 917	131 294	39 623	23.2
2003	208 056	158 996	49 060	23.6
2004	240 525	177 363	63 162	26.3
2005	287 170	194 690	92 480	32.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网站统计数据计算得来。

程度很大。而现在的情况是,在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想贷款而贷不到的情况下,中国的银行业保持了大量的存差,这就不太正常。三是在发达国家银行的收入中,来自中间业务的收入占30%至40%,存贷款利差收入占的比重相对较小,而中国的银行收入主要依赖于存贷款利差。在外资银行依靠自身优势开始大量抢占中间业务市场的情况下,大量存差的存在对中资银行就更为不利。巨额存差的另一面,所蕴藏的问题已经不容低估。除了非公有制企业贷款难的矛盾更加突出外,中国银行业较为单一的盈利模式使存差的扩大直





接影响着资金的运用效率。<sup>①</sup>

表面上看，没有用于贷款的资金并没有闲置，用于认购债券等，但在银行争相抢购债券的情况下，债券的收益率大跌，有时甚至不得不让银行做赔本生意。2001年12月上旬，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方式发行75亿元一年期金融债券，中标利率竟然只有2.11%，低于当时2.25%的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sup>②</sup>大部分被商业银行“吃进”的金融债券，低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说明有银行资金在做“赔本买卖”。这一破天荒的现象，就是与大量的存差有关。商业银行惜贷行为越来越普遍，使其在债券市场寻找投资出路尤为迫切，最终“破天荒”地“饥不择食”。这一案例暴露出银行的无奈和存差部分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存差的出现意味着银行贷款能力的闲置，暴露出国有银行经营没有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缺陷。在中小企业贷款无门的情况下，大量的存款无法转化为投资，意味着作为最为稀缺的资源——资本的利用率低下，最终抑制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将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大陆三个市场做比较，虽然中国银行业效率在不断提高，但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成本无效率。中国银行业整体上缺乏较好的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差。

---

<sup>①</sup> 徐滇庆（2003）认为，银行存差过多将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甚至导致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亏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在2002年3月底，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有13%放在中央银行。其中包括5%的法定准备金，7.3%的超额准备金。按照1.89%的备付金利率来算，央行每年为此支付的利息就达350亿元。

<sup>②</sup> 张炜：《关注3万亿元存差两面说》，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07-25。